



金蔷薇
儿童文学金品



远行的鸟群

The Bird Flock Flying Away

FICTION
SERIES

老 臣 著

主流阅读 阳光成长

“成长小说之父”老臣带你跨越青春的千山万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臣阳光成长
小说系列

远行的鸟群

The Bird Flock Flying Away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远行的鸟群/老臣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1
(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794-3

I.①远... II.①老... III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43359号



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
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

远行的鸟群

老 臣 著

策 划 谢倩霓

封面设计 布 克

版式设计 赵晓音

封 面 图 张 卓

插 图 张亚宁

责任编辑 童海青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2.75 字数 157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794-3/I·3304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男儿身上三盏灯 / 001

开往秋天的地铁 / 018

泡 沫 / 031

蚂蚁唱歌 / 044

盲 琴 / 059

远行的鸟群 / 074

火之舞 / 088

拱 桥 / 091

夜 道 / 095

尊 严 / 103

图苏拉冰川 / 117

风中的额济纳 / 136

月光的价钱 / 150

迷 鸟 / 157

雄心·化蝶 / 176

从自己的路上走向 21 世纪 / 194

男儿身上三盏灯

—

你害怕黑暗吗？黏稠得如同深海八爪鱼喷出的墨汁，隐藏着诡秘触角的黑暗；迷雾四起的无边无际荒原上，潜伏着怪兽的黑暗；死寂无声的深邃洞穴，四处吊挂着嗜血蝙蝠的黑暗；迷路的蝴蝶被调皮的顽童装进黑匣子，失去自由充满杀机的黑暗……

这一切你都不害怕吗？

——我害怕！

每天夜晚睡觉，一个人在卧室里，我都是明灯相伴。我热爱光明，喜欢灯具。我常常让老妈陪着去灯具市场，床头灯、壁灯、顶灯、星灯、台灯，各种亮度的灯，我都喜欢看，也喜欢购买。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，我毫不犹豫地写下，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灯具设计师。让世界没有黑暗，只有光明，多美妙呀！如果真是那样，我在夜晚临睡前，就不必为可能的停电或灯具故障担心了。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夜里突然醒来，睁开眼睛，四下里一片漆黑，我就会尖叫一声：“老妈——”我的叫声在沉沉黑暗中有一种凄厉的效果……

几乎每天晚上临睡前，我都要打开录音机，放一支莫扎特的钢琴曲，并且把柔和的夜灯打开两只，以降低黑暗突然降临的系数，免得有

一只灯半夜坏了发生不必要的恐慌。没办法，不是这样我就无法放心地进入梦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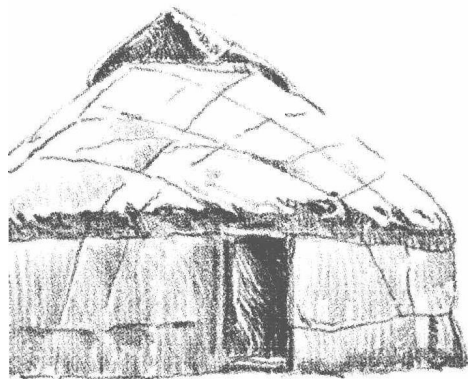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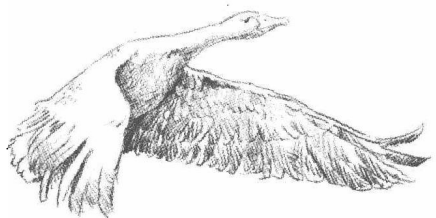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晚上，我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时，老爸或者老妈会蹑手蹑脚地到我的房间，为我放小音乐音量，再把两只灯的光调暗，只剩很小的星光。夜深人静，紧闭的眼睛习惯了黑暗，微弱的光点也会显得十分清晰明亮。

虽然有灯光关照我的梦境，我仍然时常在梦中惊醒。

黑暗无边无际，染了墨汁的迷雾团团卷卷，四下里汹涌，像一群长毛怪物。我在怪物群里拥挤，黑色的毛发令我毛骨悚然。脚下的道路僵硬，坑凹不平。深一脚浅一脚，我很快迷失了方向。突然，脚下踩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像是一只巨大的软体动物，我的身体被吸盘附体一样，随之向无尽的黑色空间里陷落。呼吸急促，胸闷气短，我惊恐地惨叫起来……

我被唤醒。睁开眼睛，面前是老爸老妈担心的面孔。老妈温暖的手摸着我的湿漉漉的额头，让我逐渐平静下来。我好久才会从梦境里解脱出来，回到温馨的现实中。

小升初备考那段时间，学习紧张，前途未卜，压力空前的大，我噩梦更多，也更加害怕黑暗。因为睡眠不好，我常常是一副熊猫眼。老爸和老妈体贴他们的独生子，不再给我调小亮度，而是让绚烂的光明和轻柔的音乐，整夜整夜陪伴我，免得我半夜惊醒时凄厉地嚎叫。



好在有出头之日。我在接到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时,没笑,也没哭,而是一气沉睡了 21 个小时,把老爸老妈吓坏了。他们还以为我像古书中那个叫“范进”的老举人一样,得了失心疯呢。

长睡之后,我醒来说出的第一句话,差一点让老爸老妈热泪盈眶。

“啊——”我先是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,舒出一口憋闷已久的浊气,大叫:“当个总要考试的小孩儿,太不容易啦!”

但接下来的话马上让他们破涕为笑。

“啊哈嘿!好放松呀,我要出门旅行!”我一跃而起,恢复了一个没心没肺的调皮男孩儿的本性。

出门远行,本来是老爸老妈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,但是老爸的公司临时有事。没办法,老爸这类民营企业的老板就是那副德行,来了生意,儿子的地位马上就排到钞票之后,下降成第二位了。他还振振有词:“计划要服从变化,这就叫以变应变。”

更让我不高兴的是,老爸让他的司机刘叔叔开车送我去他早年生活过的地方,还说是去找一个他叫“群叔”的神人,治疗我怕黑的毛病。

老妈是舍不得离开我的,但是她也相信老爸的话。她摸着我的额头,绵羊一样温和的眼睛看得我像宠物狗一样顺从。老妈本来最希望能在我最没压力的阶段看心理医生,老爸的话正好说到她的心坎儿上。

“哪个孩子不害怕黑暗呢?我小时候比儿子还怕黑暗。让他去群叔那里住一段时间吧,保证还你一个胆儿贼大的男子汉!”老爸商人的脸上,一副货真价实、出卖库存商品的表情。

唉,老妈,我可真是恨铁不成钢呀!老爸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呢?他无非是商人重利轻离别罢了!

但是,事已至此,除了接受现实,我一个 13 岁男孩儿有什么办法?要想逃离作业、补习班、都市的乌烟瘴气,我别无选择。

汽车开动了,老妈一直把我送到小区门口,才在跟我亲了又亲之后放行。我的额头上长长地留着母爱温馨的感觉,让我一路心都发空。



吉普车不理解我的心情，驶出四环、五环，开上了京沈高速公路，向老爸的“群叔”开去。时间也许倒流了，钢铁机器要把我从都市送回老爸少年时代的世界。越接近目标，我心里越没底，山村没有光污染，岂不是更加黑暗吗？

二

老爸的“群叔”是一个满头白发的 70 多岁的老人，我叫他“群爷”。

汽车驶下高速公路，又七拐八拐地驶入一片丘陵地区。再翻过一条狭谷公路，一个小村庄突然出现在视野里。连接黑色路面的是一条光洁硬实的砂石路，“群爷”就像路标一样在路边“耸立”。

汽车停下，我刚从车门出来，路标移动，“群爷”已一步迈上前来，双臂一划拉，准确地把我紧紧抱住。

“群爷”一双粗糙的大手在我身上抚摸，最后停留在我的额头上。他身上有一股汗馊味，我的身体本能地拒绝，但想起老爸临行前的嘱托，我马上装出很温顺的样子，接受他的亲热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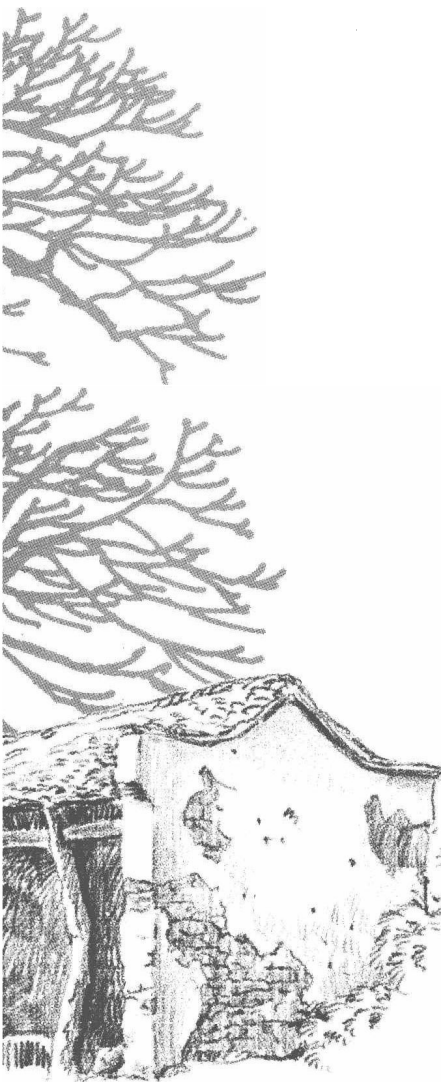
“呵呵。”群爷笑了起来。他的大手抓住我的大手，比划道：“真是像你爸爸呀！只是身架比你爸当年壮实多了。你得有 150 斤，1 米 70 高。你爸当年像你这么大时，可是只有 70 斤呀。”

群爷的话吓了我一跳，我临行前是在家里卫生间的地秤上称了体重测了身高的，群爷说得真准。我的体重接近肥胖，我一向对外人保密的。

司机刘叔叔摁了几下喇叭，他在车里向我挤眼睛，那是我俩的约定，如果我不想留下，他就立刻载我回去。

“走吧，回家吧！”群爷的手臂紧箍着我，我像被绑架了一般，根本无力挣脱开。

刘叔叔冲我不怀好意地怪笑，好像在说：“这回你吃苦遭罪可不怪我！是那个老头儿不放你。”他又对着“群爷”摁几下喇叭，道一声：“把



孩子交给您啦，我完成任务了。”踩一脚油门，汽车“呜”的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
群爷牵着我，面对远去的汽车，直到听不见汽车声音时，才紧紧牵着我的手，向不远处趴在山坡上的村庄走去。

脚下的砂石路洁白干净，窄瘦狭长，正好能容得下两个人并肩同行。群爷身材高大，脚步踏实，每一步 75 厘米，是标准的军人步伐。他穿着一件几十年前的旧式军装，白得没有一根黑丝的头发在初秋的太阳下熠熠闪亮。我想摆脱他的大手，向前快走几步，看看他的脸。可是他牵着我的胳膊却坚硬有力，使我很难超越他。我从侧面，只能看到他一张戴着墨镜脸庞的大致轮廓。

道路拐弯了，前面一段枯枝横拦在路上，群爷猫腰捡了起来，顺手掷向路边的柴火垛。

一头灰毛驴拉着辆木车从岔路口出来，赶车的老人和群爷打招呼：“群哥，那是敬东的儿子，从北京回来了吧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你看，敬东的儿子才 13 岁，长得多像一个壮小伙儿呀！要不是一张娃娃脸，真让人以为是壮劳力呢。”群叔用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回答。

“城里的孩子就是营养好呀！”老人仔细看看我，愣头愣脑的小毛驴被他吆喝住，打着响鼻儿，不满地站在路边，给我和群爷让出路来。

“你车上的香梨是东沟悬崖边那 5 棵树长的吧？那里是阳坡，花开得早，果实也熟得早。那几

棵树果实最甜，今年卖个好价钱，又够你家孙子念书钱喽。”群爷说。

假如不是老爸多次描述过群爷，此刻，我怎么会相信，身边行动自由的老头儿，竟然会是一个盲人？

三

山村的夜真静，也真黑。

村庄本来就坐落在一处山坳里，四面是起伏的山峦。没有马达的轰鸣声，只有秋虫在四下里噪响。没有城市的霓虹灯闪耀，各家各户连电视机都早早关闭了，夜愈深，山里愈空旷安寂。

我和群爷一直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聊天，回答着群爷关于我老爸、老妈的各种提问。我偶尔抬头看天。天河横亘，星光灿烂，更衬托得天际浩瀚渺远。

山深，路远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没有宽带，群爷家里也没有电视机，只有几只各种大小的收音机。老爸要我在这里住7天。除了一个老爸故事里的传奇老人，我真不敢想象怎么打发未来的几天。

“呜哇，呜哇……”突然，村庄里谁家的驴子引吭高歌起来，声震四野，虫鸣止息片刻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，让我更知道了“夜静更深”的注解。

我和群爷聊得舌头都麻木了，但我毫无睡意。山里的夜色如此陌生，我该如何打发漫漫长夜呢？

“走，我们巡夜去吧！”群爷仿佛看透我的心思一样，他在野外的虫鸣重新奏响之前，已经站立起来。

“黑灯瞎火，我们去哪里？”我既惊愕，又好奇。

“呵呵，跟群爷走吧！”群爷已牵住了我的手，并在我的手中塞了一支足有胳膊长的手电筒。

手电打开，浓稠的夜色被白光切开，脚下惊跳着各种丑陋的昆虫。

蚂蚱，蚰蚰，不时扑上脚面。路两边的庄稼黑压压的，微风吹过，田野里仿佛埋伏着各种禽兽。我一只手紧紧地抱住群爷的胳膊，但是，脑子里不停地蹦跳出曾经道听途说的各种妖魔鬼怪的故事。

突然，我脚下踩中一个软绵绵的肉体，仿佛往日噩梦里的情节。

“妈呀！”我惨叫一声，一下子跌倒在群爷身上，浑身颤抖起来。

“起来！”温和的群爷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命令，语气坚定，不容拒绝。

我赶忙用手电去照，脚下正蠕动几只怪物，周身脏脏、粗糙，圆亮的眼睛骨碌碌地瞪着我。

“不就是几只癞蛤蟆吗？”群爷说着，把我蹦跳着躲闪“怪物”的身体扶正，一只大手搂住了我颤抖的肩膀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别挡着我孙子的路。”群爷说着，用脚轻轻地把几只蟾蜍拨拉到路边的草丛里。不一会儿，草丛里发出“噗咚、噗咚”的几声响来，并随之飘来一股湿润的水汽。哦，原来那里是一处盈满星光的池塘。

“群爷，我们能回家吗？”我颤抖着问。

“孩子，别怕，别怕。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咱们这地方很平安的。”群爷并没有回转的意思，而是牵着我的手，向前迈出了脚步。

“孩子，注意，往前走！身体端正，头别转来转去的。男儿身上三盏灯，正照亮着你呢。”群爷的脚步稳健扎实，标准的每步75厘米。他是盲人，看不见光明，当然也看不见黑暗。可是不行，我看不透四下里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“我身上哪有什么灯呀？”我把头转向身后。手电光在



前,身后是茫茫的黑,隐隐有脚步声在身后一路响着。

“群爷,后面是谁?”我拉紧群爷的胳膊。

“呵呵,孩子,那不是你自己的脚步声吗?”群爷轻声地答。他示意我们停下来,果然,身后的脚步声马上消失了。

“群爷!”我用手电四下里乱照。高粱,玉米,树木,沟谷,白光划过之后,是更加幽深的黑暗。我声音颤抖着,央求说:“群爷,回家吧,我真的,害怕!”

“呵呵。”群爷的大手搂住我的肩膀,掉转头来,往回向村庄半坡上的小屋走去。

迈进群爷家门,“啪”的一声,拉亮屋里的白炽灯,光明四下里开花,黑暗一下子被拦在了门外。那一刻,我几乎虚脱了,周身热汗蒸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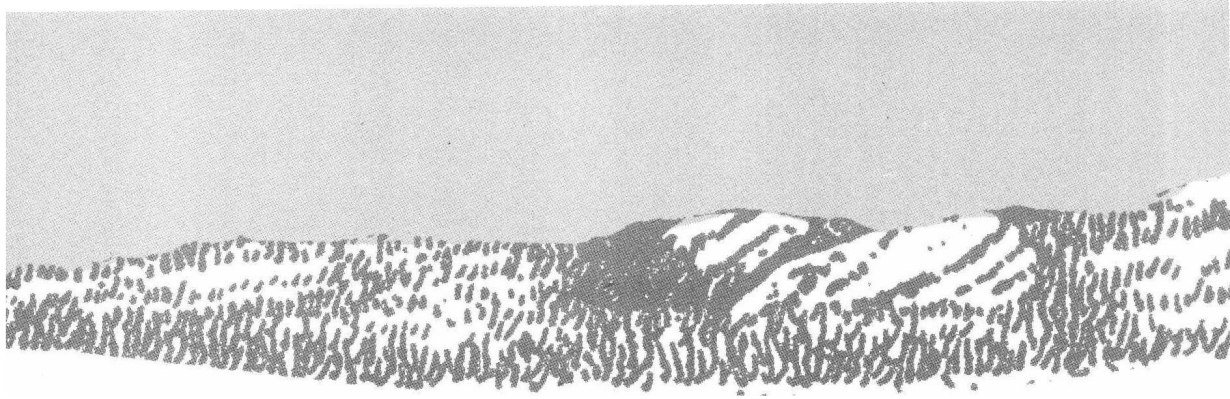
“孩子,你爸爸当年,比你还怕黑。他也是在城里被吓出毛病的。”群爷说。灯光下,他白发苍然,黑墨镜片后的脸色慈祥,让我惊恐的心逐渐安定下来。

那一夜,小屋头顶的白炽灯始终亮着。群爷一直坐在我的被筒边,看护着我的睡眠和梦境,一直到天光透明。

四

早晨,我睁开眼睛,日光已经透过老旧的窗子照射进来。奇怪,昨夜我并没有做噩梦。天亮了,我心里放松了。眯着眼睛,想着新一天的日程安排。老爸允许我不带课本,还推荐了几本抒情小说给我,白天无事可做,我又放松地睡了一个回笼觉。待我睡透了觉起身时,群爷已烧出一桌香喷喷的农家饭菜。茄子、土豆、山菜,都是本地土产的绿色食品。

吃过饭,群爷领着我向村庄外面走去。是昨晚巡夜的路径。我发现,昨夜幻境中黑乌乌的城堡,不过是高高的柴垛;埋伏各种怪物的玉米田里,金缨灿灿,一片丰收在望的气息;我发出惊叫的小小池塘边,



长满芦苇和箭蒲，水面清静透明，几只红蜻蜓正在水面上浪漫飞行；听见脚步声，塘边谈情说爱的青蛙，像跳水运动员一样，“扑通，扑通”，在水面砸出一圈圈涟漪；山坡上的梨子金光闪闪，苹果在叶隙间展示圆润的脸庞。一切都祥和，美好。我为昨夜自己的丑态羞臊起来。

“群爷，我老爸当年比我还胆小吗？”我在群爷身前身后跳来跳去，头顶温暖的太阳照耀得我心胸一片灿烂。

“是呀，那时是动乱时代，你爷爷，我的老战友，被坏人批斗，就把你爸送到我这里。”群爷平静地答。他不时地和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打招呼。他的声音那么有磁性，真应该去广播电台做老年人节目的主持人，我在心里为身边的老人惋惜。

“我老爸后来怎么就不害怕黑暗了呢？”我好奇地问，哪个孩子不想知道自己的老爸、老妈孩提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因为父母是我们生命的起源。

“黑暗有什么可怕呢？男儿身上都有三盏灯的。”群爷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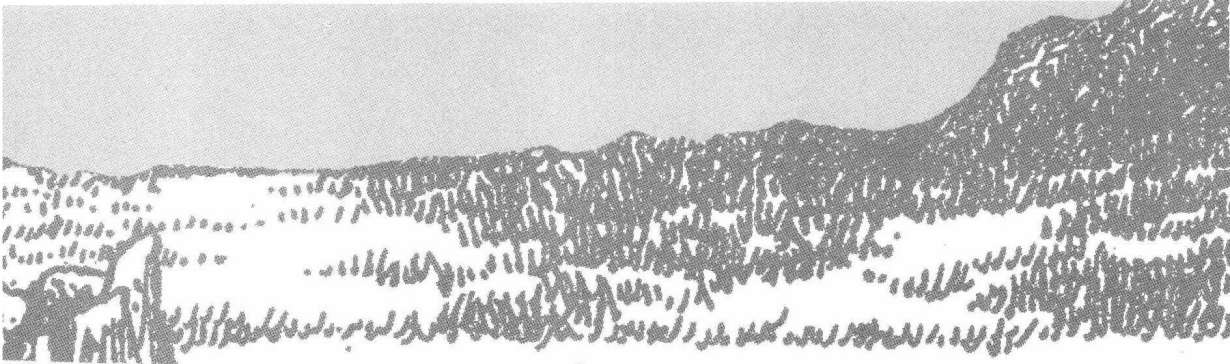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三盏灯？”我记起昨夜群爷也这样说过。

“是呀，头上一盏，两个肩膀上各一盏。”群爷应。

“人生下来就有光保护着。凡是坏的东西都怕光！”群爷边走边说：“走夜路不能摇头晃脑，头一动，头顶的灯就掉了；往左回头，会碰掉左肩的灯；往右回头，会碰掉右面的灯。”群爷应。他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，沟沟坎坎，弯路曲径，都轻松迈过，准确得令人惊异。

“哦，群爷，你当年和老爸也是这么讲的吗？”说话间，我向李树枝头的一只喜鹊投出一粒石子。喜鹊知道我在和它开玩笑，故意前仰后合地躲闪了几下，“叽叽喳喳”地翘着花尾巴和我打趣儿，好像故意和我逗趣。

“你爸爸原来在夜里不敢走路，总认为身后有怪物追赶。呵呵，我



也是叫他从走正步开始的。”群爷慢悠悠回应。

不知不觉,我们已经走过整齐排列的白杨林,珠光宝气的苹果园,金缨闪闪的玉米田,不时传来裂荚声的大豆地,转回到安宁淳朴的村庄。

这是一个有些冷清的村庄。青壮年人都去城里打工,留守的只是一些老人和儿童。群爷每天都去巡夜,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。几十年前,他在北方边境的一次冲突中负伤,回到家乡后,就开始了巡夜的生涯。难怪他脚步稳健、准确,他早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

仅仅来了一天,我就对这里产生了亲近感。是因为老爸曾经在这里生活过,村庄道路上曾经晃动着他少年时代的身影,这里记录着他成长的轨迹吗?我隐隐觉得,这里和我的生命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。

五

这天夜里,我再次跟着群爷出门去巡夜。

我全副武装,手电筒就带了两只,一只群爷的长把手电,一只老爸临行前送给我的靠震动发电的节能手电。

山村的黑暗照样浓稠。白日暖和,夜里湿气就大,夜深之时,四下里更是蒸腾起雾气。手电光的射程里,雾团鬼头鬼脑聚会,颇有些不怀好意的诡秘。

走过村前的老柴垛,我用手电照射那座墨乌乌的城堡时,群爷低声说:“喂,轻一点儿,小麻雀正在里边做美梦呢!”我赶紧把手电光移开,生怕惊吓了鸟儿的梦境。

前边是白杨林,白天在李树上和我打招呼的花喜鹊,就筑巢在最高大的白杨树上。我用手电去照,鹊巢像一个在树杈中高举的句号。群

爷好像看见了一般,对我“嘘”一声,道:“花喜鹊正在抱窝呢,你别吓着她。”我赶忙收回了电光。

小池塘在夜光下捕捉光芒,雾气遮遮掩掩。“扑通、扑通”,因为我和群爷的临近,青蛙们不停地跃入水面,一圈圈涟漪搅乱了雾中散乱的星光。

走在熟悉的坚实土地上,和群爷说着话,不知不觉,我们已经走出很远。再穿过一片黑松林,迈过一条小河,我们就要从另一个方向转回到村庄了。

群爷忽然停下了脚步,用手牵住我的胳膊,道:“孩子,你敢把手电关上吗?”

“有什么不敢?”我壮着胆儿说。手电关上,黑暗立刻从四下里汹涌而来,我的心一下子沉入无边的幻境,赶紧又把手电摁亮。哦,身边蹲伏的不是怪物,只是一簇簇矮壮的油松。

“手电关上,跟群爷走!”群爷的声音在夜色里响起,语气十分坚定。我不能欺骗一个盲目的老人,咬咬牙,再次把手电关上。

黑暗中,我们的脚步声在四下里回响。我感觉有怪物在身后悄悄跟来,并且,正要把毛茸茸的爪子搭在我的肩上……



我刚想回头，猛然想起群爷的话来。“男儿身上三盏灯。”我可千万不能把我的生命之灯熄灭！我赶紧像群爷一样，迈稳脚步，挺胸，抬头，摆平双臂，正步向前走去。

“脚下有道沟，小心！”说话之间，群爷手臂牵引着我，稳稳地迈过了白天经过的一道河沟。

“嘘儿——”群爷迈上沟沿，忽然停住了脚步，用肯定的口吻道：“有一只野兔，要出来打食了。”我真想看看夜行动物的模样，但群爷有力的大手抓紧我握手电的手，使我无法打开手电的开关。

“闭上眼睛，细听！小家伙正在草丛里移动呢！”群爷低声说。

“群爷，我听不见！”我侧着耳朵，却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“要用心去听，用心去看！”群爷低声道。

我闭上眼睛，凝神，屏气，脑子里清静下来，心中逐渐变得宁静平和。

突然，我觉到面前一片光明，恍惚看见了白天经过的野荆花丛。20米开外，一只灰色的野兔蹑手蹑脚，正在采摘松林边的蘑菇。它不时机警地四下环顾，长耳朵耸动，不停地搜索周边的声响。

我学着群爷，屏住了呼吸，生怕干扰了野兔的进餐。

好一会儿，小野兔像饱食后的小孩儿，心满意足地蹿跃了几下，倏然隐入茂密的花丛。我和群爷都长舒了一口气。

那一刻，我们像两个在篮球场上找到默契的队友，彼此不用说话，就相互理解了对方。

“孩子，看清了吧？用心看，什么都会看到。”群爷说着，率先迈开了脚步。

一老一少，并肩前行。

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当我睁开紧闭的眼睛时，面前的景色清晰如白昼。秋风徐徐吹来，薄雾渐渐散去，灿烂的银河下面，村庄，丘陵，果园，河流，全部历历在目。

此时，正是午夜时分，夜色正浓。我怎么突然有了望穿黑暗的能力呢？